

現代馬爾薩斯學說  
是帝國主義者  
仇視人類的思想

波波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現代馬爾薩斯學說是  
帝國主義者仇視人類的思想

波 波 夫 著  
朱 基 俊 剛 譯  
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А. Я. Поп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МАЛЬТУЗИАНСТВО—  
ЧЕЛОВЕКОНЕНАВ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3  
根据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譯出

現代馬爾薩斯學說是  
帝國主义者仇視人類的思想

[苏]波波夫著  
朱基俊、志剛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1197 · 787×1092 紙1/32 · 6印張 · 126,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500 定價：(6)0.54元

定價 0.54 元

## 目 次

歷史唯物主義論人口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1
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和進步科學家揭露	
馬爾薩斯學說的真面目.....	23
馬爾薩斯關於地球上人口過剩的神話.....	32
馬爾薩斯關於世界上糧食資源逐漸耗竭	
的無稽之談.....	50
馬爾薩斯的謊話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後方	
為新的世界大戰作思想準備的工具.....	91
現代馬爾薩斯分子是新世界戰爭的煽動者.....	124
進步力量反對馬爾薩斯極端反動思想的鬥爭.....	166

## 歷史唯物主義論人口在 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現正處於日益深刻化的經濟和政治的總危機狀態中。總危機的第一個階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俄國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總危機的第二個階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日益腐朽，另一方面則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長。

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已成為腐朽的資本主義，已變成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已變成人類繼續進步的阻力。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在上層建築方面，同樣也已不能產生任何進步的思想和制度。如所周知，上層建築並不是消極的，並不是中立的，它對於自己的基礎的命运，對於各階級的命運，對於制度的性質，都不是毫不關心的；恰恰相反，它十分積極地幫助自己的基礎形成和鞏固，幫助新的制度推翻舊的基礎和各个舊階級，徹底消滅舊制度和舊階級。當某一基礎，即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的經濟制度，不管是原始公社的，奴隸社會的，封建社會的，或資本主義社會的，只要它還在沿着上升的路線繼續發展的時候，當生產關係還是完全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時候，這個基礎所產生的上

層建築方面的各種現象，對當時來說，便是具有進步的性質的。但是，只要一到這個基礎不再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一變成社會發展的障礙，例如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那末，其所產生的上層建築，即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社會觀點以及與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就具有反動的性質，就開始積極地抗拒新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抗拒新的社會制度起來推翻舊制度——在今天就是抗拒社會主義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和完全消滅各剝削階級。這點也就可以說明現代帝國主义思想體系的反科學的和仇視人類的性質：衰朽的階級只能產生最反動的思想體系。

在本世紀，當條條道路都通往共產主義的時候，當壟斷資本的統治範圍越來越縮小的時候，已被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飛速壯大嚇得魂不附體的帝國主義者認為，保持自己的政權、保持少數剝削者統治多數被剝削者的政權的唯一手段，克服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經濟政治危機的唯一手段，乃是新的世界戰爭。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戰後美、英、法統治集團在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也是在準備新戰爭的標誌之下展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美國就背棄了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大國會議決議所奠定的、戰時盟國所奉行的、一致同意的政策方針。美國以一系列的侵略行動，使國際形勢尖銳化，使世界面臨新戰爭的威脅。”<sup>①</sup>

<sup>①</sup>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六頁。

美帝國主义的“学者”奴僕毒化思想的工作，正是与美帝國主义所規定的任务相配合的。宣傳侵略和掠夺，辯護新的战争，鼓吹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替美國政府作为备战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实施的法西斯化政策尋找理論根据，宣傳反苏——这些就是資本主义國家加紧傳播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特徵。帝國主义的“学者”走狗力圖煽起民族糾紛，唆使这一民族仇視另一民族，挑撥起各民族間的衝突和殘殺。他們需要進行这一切，目的是要破坏工人階級的團結，煽起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和仇視，削弱勞動羣众的國際團結，使勞動羣众放棄爭取和平、爭取自己的各項迫切需要、爭取民主权利、爭取社会主义的鬥爭，並藉此來保持帝國主义統治和民族压迫，保持剝削階級的統治。

帝國主义者把他們腐化人民大众意識的企圖中特別重要的任务，交托給各种法西斯黑帮分子和科学伪造者去承担。在美、英、法以及其他資本主义國家中，最近出現了一部篇幅很大的叫做“人類之友”的“社会学研究”專題著作。美國壟斷組織的这班僥僥，戴着学者和慈善家的假面具，从事吃人行为的露骨宣傳，企圖辯護大批屠殺人類的惡毒計劃是正当的。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宣傳極端反動的唯心主义的社会發展理論。但是現時已很少有人会陷入公開的滑稽式的唯心主义的社会發展理論的圈套了。而帝國主义思想家的任务是使尽可能多的純樸的人墮入自己的罗網，麻醉他們，使他們变成听话的砲灰。为了使各式各样唯心主义的社会發展理論易於“出賣”給廣大羣众，他們在这些理論上面貼上形形色色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的籤条，这个把戲要得相当不高明。他們把机械的規律搬來用到社会現象上，一如机械論者們(其中包括大腦机械論者)所做的那样，

或則把生物学的規律搬來用到社會現象上，一如馬爾薩斯派、社會達爾文主義派和種族主義派之流的各种生物学（有机体的）理論的代表者們所做的那样。这样，骨子裏是唯心主义的社會發展理論，就有了一層偽科學的外壳，並顯出這些理論彷彿是以最新的科学成就為根據的。然而，这些理論絕不因此而減少其反動的和唯心主义的性質。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作家曾經指出，从科学的方法論的觀點來說，机械論的或生物学的研究人類社會史的方法是沒有價值的，他們指出，社會的發展並非服从於机械學的和生物学的規律，而是服从於更高的社會規律的。他們指出，一切想把机械的規律或動物界的規律擴大到人類社會上來的企圖，都是極反動和反科学的，並且意味着力圖把人類和机器同等看待，把人類降低到野獸的水平。

在各種反動的生物社會學理論的說教者中間，表現得最積極的是現代馬爾薩斯派，他們頑揚飢餓、瘟疫和戰爭，他們企圖“科學地”論証最惡毒的戰爭方法是可以容許的，甚至是合理的，他們号召屠殺千百万勞動人民，滅絕整個整個的民族。馬爾薩斯關於世界人口过剩的偽科學的“理論”，宣佈人口的增加是人類一切災禍和不幸的源泉，這種“理論”現時在美國和其他資本主义國家的“學者”的論文中、政論家的政論中和小說家的小說中，廣泛地被宣傳着。馬爾薩斯學說的宣傳者正在利用聯合國的官方出版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一九五二年年中聯合國秘書處發表的“關於世界社會狀況”的報告中說，“各國生活水平的惡化是由人口的增加引起的”。最近五年來出版的馬爾薩斯學說性質的書籍，比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出版的多得多。偽學者如福格特、柯克、潘德爾、披爾遜和哈褒爾、羅素和巴克

尔，作家如奥道斯·赫胥黎和保尔·烈勃，以及牧師、政客、外交家等，紛紛出來進行馬尔薩斯學說的宣傳。

为什麼对馬尔薩斯學說这个腐朽的思想商品会有这样大的需求呢？这是因为今天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處於日益嚴重的總危机中的時候，帝國主义者只得乞灵於各种最反動最反科学的理論，他們認為这些理論或能帮助他們欺騙勞動人民，使之变成砲灰。新馬尔薩斯學說就是屬於这一類的“理論”。馬尔薩斯學說的謊言，其使命就在於替資本主义粉飾辯護，掩飾資本主义壟斷組織对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的進一步的進攻，使勞動人民放棄爭取自己的权利、爭取和平与民主的鬥爭。現代新馬尔薩斯主义者把馬尔薩斯在一百五十年前傳播的仇視人類的理論加以粉刷，竭力頌揚屠殺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思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帝國主义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基石愈益動搖，各族人民爭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鬥爭愈益高漲，則帝國主义思想家們也就愈益狠毒地圖謀用各式各样“證明”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動搖性的伪科学理論來迷惑純樸的人們。在帝國主义時代，思想鬥爭的意义，共產主义者和一切進步力量反对仇視人類的帝國主义强盜思想的鬥爭的意义，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揭露馬尔薩斯主义、种族主义、世界主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和其他帝國主义思想的真面目，使純樸的人們从这种思想的愚弄之下清醒过来，乃是進步力量在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鬥爭中獲得勝利的最重要条件。

馬克思列寧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類社会史的研究變成真正的科学。歷史唯物主义不僅使我們能够科学地來理

解社會發展的过程，而且使我們能够懂得各种各样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其中也包括馬爾薩斯學說——的虛偽的、反科學的本質。

英國黑幫分子馬爾薩斯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間發表了他的仇視人類的“理論”。他的主要著作“關於人口法則的實驗”，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乃是一本“沒有絲毫創見原理”的書，該書係出版於一七九八年，正当西歐階級鬥爭急劇尖銳化的時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是由手工工場生產過渡到使用機器的工廠生產的時期。工業革命的結果，造成了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階層的破產，而農業革命的結果，則造成了農民的破產。貧困不堪的人們擠滿了城市，在那裏，無權和飢餓的生活便是他們的命运。機器工業迅速壯大起來，同時形成了英國的無產階級。資本家利用飢餓的痛苦、失業的威脅和殘暴的法律，迫使勞動者習慣於僱傭勞動的工廠紀律。落入駭人聽聞的剝削魔掌中的不僅是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妻子、姊妹、母親和四歲以上的孩子。人民大眾的痛苦因英國統治階級對革命法國進行的戰爭而愈益加深起來，因為戰爭的全部重擔都壓在勞動人民的雙肩上。

所有這一切表明十九世紀初年英國階級矛盾的急劇尖銳化。人民大眾對站穩了腳的、使他們遭受飢餓和貧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抗議，加強起來了。最初幾次巨大的、當時還是自發的工人發動，即稱為“機器破壞者”“魯德派運動”，就是這一時期的事件。魯德派運動開始於十八世紀中葉，而於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三年達到了最大的規模，當時有許多秘密的工人聯盟和工人社團領導這個運動。英國政府

會使用軍隊來對魯德派鬥爭，並曾頒布以死刑懲罰机器破壞者的法律。年輕的英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奴役的這些自發性的運動，後來轉變為階級鬥爭的較高形式，發展成為政治性的、最早的真正羣衆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憲章運動。

當此社會危機時代，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感到需要一種思想武器，藉此推卸自己造成人民大眾痛苦的罪過，並使他們俯首聽命。英國資產階級之所以熱心地抓住馬爾薩斯的“人口过剩原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因為它認為這個原理乃是“一切想使人類進一步發展的意圖的偉大根除者”。

馬爾薩斯硬說，“自然法則”不論在自然界裏或人類社會裏都起着作用，按照這個法則，人口是所謂循着幾何級數在增長，而同時生活資料却只循着算術級數在增長。馬爾薩斯宣稱，在自然界裏，多餘的個體在生存競爭中將被消滅，而人類社會，照他的意見，當人口增殖沒有各種人為的障礙時，就會受到人口过剩的威脅。馬爾薩斯頌揚“自然因素”，因為這些因素能“幫助”人類阻碍人口的增加，並使之適應於生活資料。這樣，馬爾薩斯就為疾病、飢餓、戰爭作公開的辯護，假仁假義地宣稱，它們能對人類發生良好的影響，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末不可避免地一定會出現人口过剩的現象。仇視人類的馬爾薩斯為了論証自己的臭名昭彰的“絕對人口过剩法則”，引用虛構的“土壤肥力遞減法則”，並宣稱，工資大小似乎是與工人人口的絕對數成反比例的。馬爾薩斯無恥地建議勞動人民節制生育，作為勞動人民擺脫貧困的基本藥方。

馬爾薩斯之所以要發表他的那套關於現有的生活資料數量與人口數量之間的不協調現象愈來愈大的議論，無非

是为了藉此作出有利於剝削者的結論：勞動羣眾的貧困和苦難，乃是“絕對人口過剩法則”起了作用的結果，而人民大眾的苦難和貧困則是任何社會改良和社會改革都無法消除的。唯一的挽救方法，照他說來，是在於減低生殖率。馬爾薩斯寫道：“貧困的主要的和經常的原因，很少或者完全不是由於統治方式或不平均的財產分配。給窮人工作和食物，不是富人所能辦得到的。因此，照事情的本質說，窮人沒有權利可以向他們要求工作或食物。這個重要的真理是從人口法則中得出來的。……”假如一個窮人沒有工作，那末，照馬爾薩斯的意見，他已經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了。窮人之所以窮，照這個黑幫分子的意見，是他自己的不是，他不該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在盛大的生活的筵席上沒有他的席位，——這個殘暴者宣稱，——大自然命令他退出人世，並且不延遲執行其判決”。

恩格斯在其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評價馬爾薩斯著作的社會傾向時寫道：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最公開的宣戰書”。馬爾薩斯自己也不隱瞞其仇視人類理論的反人民、反工人階級的本質。他在統治階級面前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的著作，向他們保證，藉助於他的偽學說，統治階級就不難使勞動人民變成馴服的不發怨言的奴隸。馬爾薩斯認為，假如勞動人民能夠深信他所捏造出來的“絕對人口過剩法則”，那末這就會使得“下層階級顯出更大的耐心來忍受他們所處的慘痛景況。貧困將不會在他們中間引起那樣的對政府和富人的憤慨。他們將不會表現出那種經常準備反抗和叛亂的姿態。用煽動性的小冊子來鼓動他們就會比較困難，因為他們將全了解，工資和養家活口的資料的提高，不是革命所能濟事的”。無怪乎馬爾

薩斯的仇視人類的結論得到資產階級的擁護，並被後者看作是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到工人們意識中去的鬥爭的重要思想武器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徹底擊毀了馬爾薩斯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暴露並揭穿了馬爾薩斯學說的社會本質，它的反人民、反民主和反無產階級的宗旨，指出馬爾薩斯的謬論的任務是在：毒害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從思想上解除它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武器。馬克思懷着厭惡的心情評論馬爾薩斯思想的極端卑鄙性，稱他為虛偽的、偽善的僧侶，職業剽竊家，而他的臭名昭彰的“實驗”<sup>①</sup>則是對人類的誹謗書，同時着重指出，馬爾薩斯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被僱傭的辯護士，人民敵人的利益的保衛者，統治階級的無恥的奸細。恩格斯把馬爾薩斯學說斥為卑鄙下賤的理論，對自然和人類的可憎的侮辱。

馬爾薩斯及其追隨者硬說，人口的增長正是那決定社會制度及其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的性質的主要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揭穿馬爾薩斯的“絕對人口過剩法則”在理論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並第一次研究出了唯一科學的人口論，那是根據社會發展的一般的客觀法則和每個個別社會經濟結構所特有的發展的客觀法則研究出來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證明，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不論社會生活的現象是多麼複雜，依然可以和其他科學一樣成為正確的科學，可以在實踐中利用社會發展法則。歷史唯物主義教導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乃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把人口的增加、把一定的人口密度歸入

---

① 指馬爾薩斯所著“關於人口法則的實驗”一書。——譯者

於“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這一個概念之中，因為如果沒有某種最低限度的人口，那末生產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的物質生活。人口的增長對社會的發展有一定影響，是無可懷疑的：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自然增殖速度的或大或小，人口密度之或大或小，可以促進或延遲社會的發展。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力量，一個國家開墾新土地的可能性，最後，甚至它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某種程度上都決定於人口密度之大小。毫無疑義，例如，在十九世紀，美國人口的激增（主要是由於移民），乃是有利於美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補加因素。

蘇聯不僅不感到人口過剩，而且相反地在竭力鼓勵人口的增長。在勝利了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口的增長，每一個新人的出現——這是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因而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總量的增大。在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遠東、極北部這些地方，人口的大量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尤其感到需要，因為在這種條件下，充分開發這些地方的無窮盡的天然資源將會容易得多，迅速得多。

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承認並注意到人口的增長和人口的密度對於社會的發展的實際影響，但同時它是以下面這一點為出發點的，就是：人口的增長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人口增長的本身不能說明某一社會制度恰巧正是由這一個而不是由任何另一個社會制度來代替的原因。假如人口的密度真的規定著一國的社會制度的性質，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應當有較高的社會經濟結構，較低的人口密度就應當有較低的社會經濟結構，——但是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事實上解放前中國的人口密度超過美國的人口密度

二倍，但那時半封建制度正統治着中國，而美國在同一時期却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現在，中國和美國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但在这个時期中，人民革命已經在中國得到了勝利，人民民主制度已經在中國確立，重大的社會經濟改造已在中國實施，而目前中國已經超过了美國整整一個歷史時期。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零點六個人）僅及阿富汗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十八個人）三十分之一，但蒙古人民共和國已經超過了封建的阿富汗整整兩個歷史發展階段。在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中，匈牙利是人口最密的國家（每平方公里有一百零一人）。這個密度與全世界人口最密的國家荷蘭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百十七個人（一九五一年）——比較起來，僅及後者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二五，但所有的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在建設社會主義，而荷蘭依然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最後，雖然蘇聯並不是一個人口最密的國家，但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成，而現在蘇聯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正滿懷信心地循着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道前進。

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說，獲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生產人們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所必需的物質福利的方式，乃是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社會從一種制度發展到另一種制度的主要原因。生產方式包括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生產力就是物質福利所賴以產生的生產工具和使生產工具動作起來並具有一定的生產經驗、一定的勞動技能的人，生產關係就是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

馬爾薩斯的反科學的理論硬說人口的增長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這種理論已完全被實際生活所駁倒。絕對的永恆的人口法則是不存在的。一切歷史上具體的生產方

式，各有其特殊的、具有歷史特性的人口法則。人口法則每次都是由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和物質福利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因此，每種社會經濟結構都有其獨特的、為該社會制度所特有的人口法則。奴隸社會的人口法則不同於封建社會的人口法則，封建社會的人口法則又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法則。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完全新的人口法則正在形成着。歷史唯物主義在研究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人口法則時，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特徵為出發點的。

絕對的人口過剩，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是不存在的。馬爾薩斯的基本原理“絕對人口過剩法則”，硬說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這種理論是反科學的，毫無根據的，完全是這個虛偽和偽善的黑幫分子杜撰出來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絕對的人口過剩也是不存在的，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完全够養活全部人口。甚至資產階級的統計也表明，生活資料生產的發展比人口的增長來得快。

恩格斯指出，“人類本來可以繁殖得比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需要的更快些。——恩格斯寫道，——這是又一個理由使我們可以說：這個資產階級社會是發展的障礙，是應該加以剷除的障礙”<sup>①</sup>。恩格斯在揭穿馬爾薩斯的論斷時指出，就是在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只要生產關係一改變，每個人就可以生產出足夠供給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人消費的產品。恩格斯嘲笑馬爾薩斯關於人口過剩的無謂的杜撰道，目前耕種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但採用了新的科學的耕作法之後，這三分之一土地的

---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一七二頁。